



# 长眠医生

〔美〕斯蒂芬·金 著 于是译

STEPHEN KING DOCTOR SLEEP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长眠医生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于是译

STEPHEN KING DOCTOR SLEEP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6-0871

Stephen King

Doctor Sleep

Copyright © 2013 by Stephen K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, 2016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眠医生/(美)金著;于是译.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斯蒂芬·金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1648-5

I. ①长… II. ①金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 
IV. ①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5736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任 战

封面设计 陈 晔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35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7.625

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648-5

定 价 59.9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我在摇滚压仓货乐队<sup>①</sup>里担任节奏吉他手时，沃伦·泽方<sup>②</sup>也曾和我们同台演出。沃伦爱穿灰色T恤，爱看《蜘蛛王国》这类电影。演出后返场时，他坚持让我领唱他的经典名曲《伦敦狼人》。我说我担不起这个重任。他硬说我可以。沃伦对我说：“用G大调，像真的一样死命号叫。顶顶重要的是，你要像基思那样去弹吉他。”

我的吉他绝对不可能弹得像基思·理查兹<sup>③</sup>那么棒，但我总是尽我所能；再加上沃伦在旁边，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配合我，笑得前俯后仰，我也总能玩到尽兴。

沃伦，这一嗓子是为你吼的，不管你在哪儿，好兄弟，我想念你。

---

① 摇滚压仓货乐队（Rock Bottom Remainders），美国畅销书作家摇滚乐队，每年会有一次巡回演出，斯蒂芬·金是常任节奏吉他手。

② 沃伦·泽方（Warren Zevon，1947—2003），美国著名摇滚明星。《伦敦狼人》是他一九七八年发表的名曲。

③ 基思·理查兹（Keith Richards，1943—），著名英国摇滚明星，滚石乐队创始人之一，在《滚石杂志》的百位吉他手中名列第四。

我们站在转折点。折中妥协对我们没好处。

——《匿名戒酒互助会大书》

如果我们要活下去，必须免受愤怒的操控。这种靠不住的奢侈品是给普通人享用的。

——《匿名戒酒互助会大书》

# 目 录

## 序 /1

密码箱 /3

响尾蛇 /22

妈 妈 /37

## 第一部 艾布拉 /55

第一章 欢迎来到迷你小镇 /57

第二章 不祥的数字 /92

第三章 勺 子 /107

第四章 呼叫长眠医生 /138

第五章 真结族 /154

第六章 灵异电台 /175

## 第二部 空无的恶魔 /203

第七章 “你见过我吗？” /205

第八章 艾布拉的相对论 /230

第九章 我们死去的朋友们的声音 /257

第十章 玻璃饰品 /272

第十一章 托梅 25 /300

第十二章 他们称之为魂气 /332

## 第三部 生死之事 /355

第十三章 云间小道 /357

第十四章 乌 鸦 /384

第十五章 换装游戏 /408

第十六章 被遗忘的事 /437

第十七章 小贱货 /463

第四部 世界之巅 /475

第十八章 西 行 /477

第十九章 鬼灵人 /498

第二十章 巨轮轴心，世界之巅 /521

直到你睡去 /535

周年庆 /537

直到你睡去 /543

后 记 /553

/

## 序

恐惧的意思：全都给我去他妈的，然后逃跑。

——戒酒互助会的老谚语



# 密码箱

## 1

佐治亚州的花生农场主在白宫里做生意的那年<sup>①</sup>十二月二日，科罗拉多州最著名的度假酒店之一被大火夷为平地。据称，全景饭店损毁殆尽。吉卡里拉郡的消防局局长在严密调查后判定，起火原因是一座锅炉出了故障。事故发生时，宾馆正值冬季歇业关闭期，只有四人在场。三人幸存。因减压阀失灵，锅炉的蒸汽压力高至爆表，宾馆的冬季管理人约翰·托伦斯徒劳（但很英勇）地试图手工减压却因此丧命。

管理人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侥幸生还。第三位幸存者是全景饭店的厨师理查德·哈洛兰，他已在佛罗里达开始季节性主厨工作，但因自称凭借“强烈的直觉”感到托伦斯一家有了麻烦，特意回来看望他们。两位幸存的成年人都在爆炸中身受重伤。只有孩子没有受伤。

至少，身体没有受伤。

## 2

温迪·托伦斯和幼子领受了全景饭店所属公司发放的抚恤金。温迪因有背伤而无法工作，抚恤金的金额不算很大，但足以让母子俩在那三年里衣食无忧。她咨询了律师，律师说，只要她态度强硬，决不松口，或许还能争取到一大笔钱，因为那家公司

---

① 指的是卡特总统执政的那段时间。

很怕闹上法庭。但她和那家公司一样，只想把可怕的科罗拉多之冬抛在脑后。她说，伤会痊愈，也确实康复了，但背伤的后遗症会折磨她到死。粉碎的椎骨、断裂的肋骨就算愈合了，隐痛也永远不会消逝。

托伦斯家的温尼弗蕾德和丹尼尔<sup>①</sup>在中南部住了一阵子，然后南下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。有时候，迪克·哈洛兰（拥有强烈直觉的人）会从基韦斯特北上来看望他们，尤其是小丹尼。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的一天清晨，温迪打电话给迪克，问他能不能过来一趟。她说，丹尼在半夜叫醒她，叫她不要进洗手间。

之后，他就什么都不肯说了。

### 3

他醒来，想尿尿。窗外，强风呼号。天挺暖和的——佛罗里达终年温暖——但他不喜欢那种声响，大概永远也不会喜欢。那风声会让他想起全景饭店，那里很危险，出故障的锅炉只能算是小问题。

他和妈妈住在很狭窄的二楼租赁公寓里，丹尼的小房间紧挨着妈妈的卧室。他走出门，穿过走廊。风好大，这栋楼旁边有棵半死不活的棕榈树，此时的树叶被吹得啪啦啪啦响，听起来像是骷髅在抖动。没人上厕所或洗澡的时候，他们总会把洗手间的门打开，因为门锁坏了。今夜，门是关着的，但不是因为他妈妈在里面。在全景饭店，她的颜面也受了伤，所以现在会打鼾——轻轻的嘘哨声——他听得到鼾声从她房间里传

---

① 温迪是温尼弗蕾德的昵称，丹尼是丹尼尔的昵称。主人公都以昵称相称，又如：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，杰克是约翰的昵称。

出来。

她只是不小心把门关上了，不过如此。

甚至在那时候，他就已经心知肚明了：不是这样的（他自己也有强烈的直觉和预感）。只不过，有时候你必须要弄清楚。有时候，你必须要亲眼看到才肯罢休。这是他在全景饭店二楼的那间客房里发现的事实。

他抬起胳膊——似乎太长、太有弹性、太柔若无骨的胳膊——转动了门把手，门开了。

217 客房里的女人，恰如他早就知道的那样。她一丝不挂、两腿分开地坐在马桶上，苍白的大腿是浮肿的。双乳泛青，像瘪了气的气球那样垂下来。小腹下面的那片毛发是灰色的。她的眼睛也是灰色的，仿佛不锈钢镜面。她看到了他，嘴角上扬，牵扯出一丝冷笑。

闭上眼睛。很久以前，迪克·哈洛兰曾对他讲过，如果看到了什么脏东西，你就闭上眼睛，告诉自己，那玩意儿不是真的，等你再睁开眼睛，它就不见啦。

但是，在 217 客房里，在他五岁那年，这招儿不管用，现在也没用。他知道。他可以清清楚楚地闻到她。她在腐烂。

那女人——他知道她叫什么，梅西夫人——用发紫的双脚笨拙地站起来，朝他伸出双手。她双臂下的烂肉垂荡下来，简直像要滴下来了。她的笑，像是人们见到老朋友时的笑。或许，也像是见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。

丹尼的表情或许会被误解为冷静，他轻轻地关上门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门把手向右……向左……再向右……不动了。

他今年八岁了，哪怕心里恐惧，他也能进行一点起码的理性思考。原因之一是：在意识深处，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刻、这一幕了。尽管他一直以为最终会现身的是贺拉斯·德文特。或是吧台

里的侍应生，他爸爸管他叫劳埃德。不过，他觉得，甚至在这一幕终于发生之前自己就该想到会是梅西夫人。因为，全景饭店的那些没死透的东西里面，她是最恶劣的。

理智告诉他，她只是一场没被记住的噩梦在意识里的残余，跟着他溜出了梦境，跟着他穿过走廊来到了洗手间。那部分的理智坚持认为，如果他再把门打开，洗手间里就会空空如也。显然不会有什么的，因为他已经醒了。但他的意识里还有另一部分，闪灵的部分，明白得更透彻。全景饭店和他的瓜葛还没完。至少，有一个报仇心切的鬼灵一路跟着他，跟到了佛罗里达。他撞见过这女人懒散地躺靠在浴缸里。她爬出浴缸，想用那双滑腻腥臭（但惊人有力）的双手掐死他。如果现在他打开洗手间的门，她肯定会继续上一次的动作，不掐死他不作罢。

他选择了折中的办法，把耳朵凑到门上。一开始，什么也没听到。接着，他听到了轻微的动静。

死气沉沉的手指甲刮擦木门。

丹尼走进厨房，两条腿仿佛不听使唤。他站到一把椅子上，尿在了水槽里。接着，他叫醒了妈妈，叫她不要进洗手间，因为里面有坏东西。说完这些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小床上，钻进被子里。他想永远躲在被窝里，要起来也只是为了在水槽里尿尿。既然已经警告过妈妈，他也不想再和她谈什么了。

他妈妈明白他不讲话是怎么回事。在全景饭店，在丹尼偷偷进入 217 客房后，这事儿就发生过一次了。

“你愿意和迪克谈谈吗？”

躺在床上、仰望着她的丹尼点了点头。他妈妈打了电话，哪怕那是凌晨四点。

第二天下午，迪克到了。他带了点东西。一份小礼物。

温迪故意让丹尼听到自己给迪克打了电话。电话一打完，丹尼就睡着了。虽然他已八岁，都上三年级了，可还是吮着大拇指睡觉。看到他这样，她很心痛。她走到洗手间门外，停住脚步，只是盯着门看。她很怕——丹尼让她害怕了——但她必须要去，也不想像他那样把厨房水槽当小便器用。一想到自己撅着屁股、两脚颤颤巍巍地蹲在瓷砖台面上，她就忍不住皱起鼻头（哪怕没人会看到这一幕）。

她手提榔头——那是从她的寡妇工具箱里找出来的。当她扭动门把手，把洗手间的门推开时也举起了手里的榔头。洗手间里空无一人，当然如此，但马桶圈是放下的。她决不会在睡前把马桶圈那样放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睡眠惺忪的丹尼进来尿尿，他肯定会忘了把马桶圈抬起来，然后尿在上面。此外，还有一股味道。难闻的腐臭。好像有只老鼠死在墙壁里了。

她向前走一步，再蹭一步。她看到光影一旋，榔头高高举起来，不管有谁躲在门背后

（不管是什么东西）

她都会砸下去的。但那是她自己的影子。人们会嗤笑她被自己的影子吓到，但谁有资格嘲笑温迪·托伦斯？她看到也经历过了那么多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：影子也会是危险的。影子也会咬人。

洗手间里没有人，但马桶上有一点模糊的污渍，浴帘上也有一处。她首先想到的是排泄物，但粪便不会是泛黄的紫色。她凑近了一点去看，看到了零星血肉和腐烂的皮肤。脚垫上的污迹更多，看起来像足迹。她觉得那脚印太小了——太秀气——不太像是成年男人的脚。

“哦，天哪。”她喃喃自语。

到头来，她还是去用厨房里的水槽了。

## 5

中午，温迪连哄带劝才让儿子起了床，再使出浑身解数让儿子喝下了一点汤，吃了半块花生酱三明治，但他一吃完又回床上窝着了。他依然不肯讲话。下午五点刚过，哈洛兰到了，开着他那辆已是古董的红色凯迪拉克（保养得极好，漆面光可鉴人）。温迪一直站在窗前张望，等啊等啊，就像以前等她丈夫回家，期盼杰克归家时能有好心情。并且没有喝醉。

她冲下楼梯，刚好在迪克即将摁下“托伦斯 2A”的门铃前打开了门。他伸出双臂，她立刻投入他的怀抱，只愿能有一小时甚至两小时能让她躲在拥抱里。

他松开臂膀，扶着她的双肩，隔着一臂之远打量她。“你看起来挺好啊，温迪。小伙子怎么样？说话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但他会和你谈的。就算他一开始不想讲出来，你们也可以——”她没有把话说完，而是用手指比出手枪的样子，指尖点中他的前额。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迪克说着，露出笑容，也露出一对闪亮的新假牙。全景饭店的锅炉爆炸的那一夜，他的上一副假牙全毁了。杰克挥起槌球棒打烂了迪克的假牙，又打得温迪无法从容不迫地走路，但他们都明白，真正下手的不是杰克，而是全景饭店。“他非常强大，温迪。如果他想把我挡在外面，他是办得到的。我有过这种经验，我明白。更何况，我们开口交谈的话会更好。对他更好。现在，你要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我。”

温迪全都说了，然后带他走进洗手间。她没有抹去那些污迹，让他自己去看，就像警队人员保护犯罪现场，留给法医组来

鉴定。那里也确实有过罪行。一宗针对她儿子的罪行。

迪克看了很久，但没有去触碰，而后点点头说：“我们去看看丹尼起来没有。”

他没有，但他睁开眼，看到坐在床边、摇晃他肩膀的人，忍不住面露喜色，温迪的心情也随之亮堂起来。

（嘿！丹尼，我给你带了礼物）

（今天不是我生日呀）

温迪看着他们，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交谈了，但不知道谈的是什么。

迪克说：“宝贝，快起来。我们去海滩散个步。”

（迪克她回来了 217 客房里的梅西夫人回来了）

迪克又摇了摇他的肩膀：“丹尼，大声地说出来。你把你妈妈吓坏了。”

丹尼说：“我的礼物是什么？”

迪克笑了：“这就对了。我喜欢听到你的声音，温迪也喜欢。”

“是的。”她只敢说这么多。要不然，他们会听到她忍不住声音打颤而担心的。她不想那样。

“我们去散步的时候，你大概想清扫一下洗手间吧。”迪克对她说，“你有做家务用的手套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好。记得戴上。”

海滩在两英里之外。停车场周围尽是诸如漏斗蛋糕售卖车、热狗摊、纪念品商店之类花里胡哨的海滨设施，但旺季已近尾声，没有哪家店生意兴隆。整个海滩仿佛是他们两人的，包场

享用。从家里开车过来的路上，丹尼一直把刚刚得到的礼物搁在膝头，那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，挺重的，用银色的包装纸包起来了。

“等会儿再拆吧，我们先聊一会儿。”迪克说。

他们贴着海浪走，那里的海沙很结实，闪闪发亮。丹尼走得很慢，因为迪克上了年纪。总有一天他会死的。或许很快就会了。

“我挺好，还能蹦跶好几年呢。”迪克说，“你不用担心。来，跟我说说昨晚的事。别落下什么细节。”

讲述用不了多久。最难的恐怕是找到恰当的字眼去形容他眼下的恐惧感，以及混杂在恐惧中的、令他透不上气来的确凿感——她已经找到他了，她不会善罢甘休，不会消失。幸好，讲述的对象是迪克，他确实讲了一些，但也不需要更多词汇了。

“她会回来。我知道她会的。她会回来、再回来、直到她捉住我。”

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”

丹尼点点头，尽管他对于话题的改变有点吃惊。在他跟着父母抵达全景饭店的第一天，正是哈洛兰带领他们熟悉了饭店环境。现在想来，那仿佛是很久、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“那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你的脑瓜里讲话的情形吗？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”

“我说了什么？”

“你问我想不想跟你去佛罗里达。”

“答对了。那让你有何感想呢？知道自己不再孤单，知道不止是你会那样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丹尼说，“感觉太好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哈洛兰说，“是啊，那感觉可棒了。”

他们在沉默中走了一小段路。海鸟在海浪里跳进跳出，丹尼